

墓中人语

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走向自由的批评

莫泊桑的眼睛

批评：主体间的等值

译文丛
译

同剖诗心

郭宏安 著

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
《叛教者》的参照

加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说『批评之美』



I106
20

94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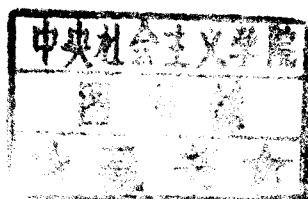


200080401

同剖诗心

郭宏安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R09/28

同剖诗心/郭宏安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3
(读译文丛)

ISBN7 - 80109 - 100 - 0

I. 同…

II. 郭…

III. 作品 - 文学评论 - 世界 - 文集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771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97 千字 印张:9.2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缺页破损, 请寄回更换)

说“批评之美”(代序)

读

一篇批评,我们可以有理智上的满足,也可以有情感上的升华。理智上的满足或可来自对原作的进一步认识,理解了原作深一层的蕴涵,接受了原作的新的启迪;情感上的升华则可来自批评的自身,或态度,或条理,或语言,都使人有一种明晰简洁的感觉。如果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这篇批评是美的。

关于批评可以是美的,有许多种表达,其中有一种,我认为最好。这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一段话:“使得帕诺夫斯基的某些研究或者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化》——还有其他例子可以指出——如此之美的,是研究工作都是通过严肃和谦逊来完成的。(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

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

这是斯塔罗宾斯基在一九八四年的一次采访中表明的看法，他提到的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化》是其写于一九六一年的一本书，他在一九七九年为这本书写的一篇序言中恰恰提到了“与诗的成功相若”的“精神之美”。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诗的效果越是不经意追求，则越是动人。它来自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跃和经由世纪之底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的宽度。它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的和快速的東西、连贯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种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的想象力。它从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和新颖上、从其内在的美上、从其所来自的阅读空间的宽广上所获亦多……”

这两段话，一是口头上的，措辞不是那么严谨，一是文字上的，用语显得非常精练，然而却是那么一致，并无格格矛盾之处。把这两段话加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关于批评之美的完整的论述。

批评家要怀着“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批评家能否持有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决定了他的研究的面貌。“严肃”意味着平等，“谦逊”标志着钦佩，倘若批评家率尔操觚，不能以钦佩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纸纵情之作，也就是说，有往无回，他不能把批评对象当作交流对象。没有交流，则成死水，文章而为死水者，必少洄流九转之形，亦乏鼓荡澎湃之象。有交流，则成活

水，文章而成活水者，则澹澹乎，渺渺乎，浩浩乎，无不成佳构。当然，这种“诗的效果”或者“文学效果”不可故意追求，否则会适得其反。

批评家要顾及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论据的丰富、新颖与可靠。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与原作有关，而且与批评所展开的远景有关。问题本身可以不重要，但是它可以引发重要的问题，仿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向问题的道路要勾画清楚，勿使如逸马般狂奔，不知所之。论据不但要丰富、新颖与可靠，而且要巧于安排布置，引人入胜。所谓“连贯的完全的明晰”指的是论据，论据的安排布置要简明无碍，大路小路，纵横交错，然而都指向一个所在，令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有明晰之乐。

批评家还要注意探索精神和想象力。探索精神不仅在于对原作的追问，而且在于对原作所提出的思想及感情问题进行开拓，以达到新的深度，给读者以新的启迪。想象力不仅能够“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而且能够使批评所提出的一切观点具有生命力，它像一道光，照亮了它所经过的各种凹凸。它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洞观者”的能力，或者巴尔扎克所说的“第二视力”，使批评家的著作具有穿透力，即所称极小所指极大的那种能力，从而具有某种文学意味。

批评家也不可忘记某种“个人的口吻”。个人的口吻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的和快速的东西”，也来自语言，来自他对事物的独特观察角度。角度不同，语言自然不同。语言不同并不在于选用的语汇不同，更多的在于语言结构的不同，而语言结构的不同则在于词语的搭配不同。词语搭配不同，则语言显示出异样的光彩。有人以为，个人的口吻之独特得力于

刻意的追求,这是舍本逐末之辞。口吻的独特并非故意与人不同,而是不同角度的观察决定了表达的选择,有所选择,则必然不同。口吻既然是个人的,就必然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是不能刻意寻求的,它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所以斯塔罗宾斯基才说:“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

当然,批评之美也不拒绝“手法的轻灵”、“猜测的大胆”、“阅读空间的宽广”、所引证的材料“内在之美”……

总之,批评之美不是批评的外在的装饰,单纯的词藻不能造就批评之美。批评之美是批评的内在表现,是批评家的素质的外化,是其阅读空间的凝聚,是其运用语言的能力的考验,是其洞察世界的眼光的展示。一句话,批评之美是批评家的心灵的再现。

目 录

说“批评之美”(代序) (1)

同剖诗心

波德莱尔, 一个承先启后的诗人
..... (3)

“池塘生春草”: 康复者的世界
..... (9)

批评: 主体间的等值 (18)

批评家的公正与偏袒 (28)

白璧微瑕, 固是恨事
——兼评一种批评套语 (37)

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
——波德莱尔论雨果和德拉克洛瓦
..... (48)

东鳞西爪

- 墓中入语 (65)
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红与黑》代译者序 (75)
我译《红与黑》 (95)
莫泊桑的眼睛 (108)
莫泊桑:在福楼拜与左拉之间
..... (118)
读《伪币制造者》 (126)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导言 (136)
走向自由的批评 (155)

抵抗风向

- 加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173)
加缪与小说艺术 (213)
《叛教者》的参照 (238)
《约拿》别解 (248)
一块西绪福斯的巨石 (262)
敢于抵抗一时风气的人
——读《反抗的人》 (272)

关于读译文丛

·
同
剖
诗
心
·

诗心文心，千古一揆，
东海西海，异中见同。
波德莱尔，堪称诗哲，
标举象征，不弃比赋。
气象万千，大者为美，
诗文画乐，浑然一体。
中西比较，贵在具体，
投石问路，赖此篇章？

波德莱尔：

一个承先启后的诗人

夏 尔·波德莱尔一八二一年生于巴黎，一八六七年病逝于巴黎。他六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几个月后就改嫁一个军人；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无疑会给一颗幼小而敏感的心灵留下阴影。波德莱尔离开中学后就过上了“自由的生活”，并不顾家庭的反对，要去当作家。他读书很多，且涉猎极广，对美术也有浓厚的兴趣。出入酒吧，流连画室，结交文人，这一切显然不能见容于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终于为家庭所迫，于一八四一年启碇远航，出游印度，但到了留尼汪岛即折回，他毕生都向往着“到别处去”，其实他称得上旅行的，就只此一次，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日后的创作中屡屡开发这一主题。这样，一端是

“病域”巴黎，一端是充满阳光的热带海洋，他的想象力有了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

波德莱尔的文学生涯是从画评开始的，他的画评对于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期间，波德莱尔已开始诗歌创作，不过发表极少。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几经预告的《恶之花》终于出现在书店里，立刻毁誉蜂起，法国诗坛被震撼了，第二帝国的卫道士们也被震撼了，惊魂甫定，攻击和诽谤就见诸报端，并且诉诸法庭，《恶之花》的作者终于被判罚款，并被勒令删除六首诗。波德莱尔的罪名是“伤风败俗”和“亵渎宗教”。四年以后，波德莱尔亲自编定的《恶之花》第二版问世，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时的波德莱尔精力充沛，往日的愁云为之一扫，先后出版了《一八五九年的沙龙》、《人造天堂》以及一些散文诗。他成了魏尔兰、马拉美等一代青年诗人的精神领袖。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最重要的一部诗集，诗人在诗中展示出一个孤独、忧郁、贫困、重病的诗人，在沉沦中追求光明、幸福、理想、健康的痛苦旅程。在创作方法上，《恶之花》继承、发展、深化了浪漫主义，为象征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由于对浪漫主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在其中灌注了古典主义的批评精神，又使《恶之花》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彩。《恶之花》在创作方法上有三种成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它们并不是彼此游离的，也不是彼此平行的，而经常是互相渗透甚至是互相融合的。它们仿佛红绿蓝三原色，其配合因比例的不同而生出千差万别无比绚丽的色彩世界。

《恶之花》保留了浪漫主义的基本主题，其孤独感、流亡感、深渊感、绝望感，流逝的时光，被压抑的个性及其反抗，对

平等、自由、博爱的渴望，社会和群众对诗人的误解等等，无一不带有浪漫主义的典型色彩。《信天翁》从主题到风格，都纯然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巨大的飞鸟，异域的海洋，暗示出流亡的命运；鲜明的对比，贴切的比喻，直接展示出诗人的厄运；尤其是“诗人啊就好像这位云中之君……”这样的明喻，明白无误地揭示出诗的主旨；当然，诗中将大海比作“苦涩的深渊”，读来令人悚惧，已经透出波德莱尔式的阴冷。《美神颂》也是一首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诗篇。那强烈的、无处不在的对比特别引人注目：天空和深渊，善行和罪恶，夕阳和黎明，欢乐和灾祸，恶魔的目光和神圣的目光，使英雄变得怯懦和使儿童变得勇敢，美来自天上还是来自地狱等等，这种两两相对的形象和意念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一直持续到终篇，使人想到雨果著名的对照原则。《恶之花》是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开放的，具有诡奇艳丽的色彩和神秘幽远的意境。其诡奇艳丽，可以说占尽浪漫主义的外部风光；其神秘幽远，则可以说深得浪漫主义的內里精髓。例如《信天翁》一诗，“船在苦涩的深渊上滑进”就展现出一个极富联想的形象，透出了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异响。在《美神颂》中，诗人于一系列鲜明的对比之外，在美的饰物中发现了“恐惧”和“谋杀”这两个怪物，暗示出诗人对追求美所感到的绝望和悲观，使这首诗获得了一抹象征主义的色彩。这样，波德莱尔就在浪漫主义的躯体上注入了象征主义的血液，也许为此福楼拜才对波德莱尔说：“您找到了使浪漫主义恢复青春的方法。”

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贡献之一，是他针对浪漫主义的重情感而提出重灵性。所谓灵性，其实就是思想。他总是围绕着一个思想组织形象，即使在某些偏重描写的诗中，也

往往由于提出了某种观念而改变了整首诗的含义。例如《腐尸》，诗人用了一半的篇幅来描写一具腐尸，纤毫毕露，似可触摸，形象的丑恶催人作呕，笔触的冷静令人咋舌。如果诗到此为止，那确是一幅出自拙劣画匠之手的拙劣的画，怕连诗也称不上。但是，诗并未到此为止，诗人斜出一笔，用三节抒情的诗句慨叹腐尸的原形成梦境，透出一星思考的端倪。接着诗人用了两节诗警告他的情人。倘使诗在这里结束，虽说已有了些意蕴，但终究不过是一篇红粉骷髅论而已，不出前人窠臼。所幸诗人的笔不曾停下，他写出了最后一节。果然是惊人之笔，转眼间化腐朽为神奇，使全诗的面貌顿时改观。原来诗人的目的并不在“把丑恶、畸形和变态的东西加以诗化”，也不是“歌咏尸骸”，“以丑为美”。他是在别人写作红粉骷髅的诗篇上引出深刻的哲理：精神的创造物永存。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另一个贡献是“通过诗重获被音乐夺去的财富”。例如《黄昏的和谐》：黄昏、落日、鲜花、小提琴，一个个孤立的形象，实在却又模糊，造成了一片安详而又朦胧的氛围。眩晕、死亡、下沉、遗痕，一系列具体的感觉，真实却很飘忽，汇成了一股宁静而又哀伤的潜流。香炉、大祭台、圣体，一连串富有宗教意味的比喻，烘托出一种万念俱释、澄明清静的心态。诗人并没有着墨于环境的描写，也没有着力于情绪的抒发，只是围绕着心与境谐这一主旨安排了形象，配合了比喻，而且诸多形象全然不是为眼睛而设，只是轻柔然而执著地敲击着人们感觉。同时，这首诗采用了“马来体”的形式而略加变化，反复咏唱，一如祈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不是急管繁弦，也不是浅斟低唱，而是庄严平静的广板，极完美地表达了一个憎恶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在黄昏之际所获得的珍贵的宁

静,流露出一种忘饥忘情的喜悦。这首诗曾经进入德彪西等人的音乐,该不是偶然的。

《恶之花》的现实主义成分首先在于题材的突破,法国诗歌自波德莱尔始,才将大门向现代资本主义大城市洞开。他“创造了一种全然巴黎的诗”,然而他从不单纯地描绘都市风光,而是及时地“转向寓意”,例如《天鹅》一诗的第二部分从巴尔扎克式的描绘突然转向寓意,这正是波德莱尔式的现实主义。其次,波德莱尔擅长冷静而温柔地描绘城市中反映穷苦人的苦难的风物,其特点表现为充满深厚同情心的敏锐而细腻的观察、准确生动的细节以及深刻、综合力极强的典型性。最后,抓住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于准确生动的描绘中施以语言的魔力,使之蒙上一种超自然的色彩,这也是《恶之花》的现实主义成分的表现之一。不过,这里必须指出,《恶之花》的现实主义成分并不是可以析离使之孤立存在的,为了进行观察,它只能被保存在批评家的冰箱里。我们可以感到它,甚至可以抓住它,然而一当我们把它放在正常的阅读环境中时,它就可能变得不纯了,或被异质的成分侵入,或消散在左邻右舍之中。这是《恶之花》的现实主义的特点。

总之《恶之花》是在一个“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它承上启下,瞻前顾后,由继承而根深叶茂,显得丰腴;因创新而色浓香远,显得深沉;因所蓄甚厚,开掘很深,终能别开生面,显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恰似一面魔镜,摄入浅近而映出深远,令人有执阿莉阿德尼线而入迷宫之感。

除了《恶之花》之外,波德莱尔还写有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这“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

讽”。散文诗并非自波德莱尔开始,但波德莱尔是第一个自觉地把它当作一种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的人。

波德莱尔仅以《恶之花》这一部诗集而成为法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位诗人、现代诗歌的最初一位诗人,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由于他的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成了后来许多不同流派相互争夺的一位精神领袖。